

第二十二回 好友作門生暗中摸索 嬌娃充選侍格外搜求

詞曰：

蘭紛紛，桂苑扳花。思入丹霄，彩奪朱霞。離別經時，憑空一顧，識是名家。詎知纔別，拔萃佔高魁。正慶排班，佳麗出色選嬌娃。不許停車，待哺寒鴉。調奏琵琶，目盼飛鴻，恨遍天涯。

右調《入桂令》

卻說司墨同著墨奴，別了廣教寺，向北京而去。一路查生蹤跡，到處杳然。兩人直到北京，便來投那歐陽生內翰衙門。便對衙班說道：“託為傳言，說有黃公子家人求見。敝處嘉興。”門役遂引兩人進見歐陽生。

墨奴見了歐陽生，遂將別後為事問流、現充北軍一一說了。歐陽生聞言，不勝駭異，長歎一聲，乃道：“原來與我左別後，因情誤事，遭此意外之憂。今既長流北軍，不時即應解到。等其到後，自必力為周旋。”說畢，遂命長班往各驛遍查黃生蹤跡，各領歐陽大人之命而去。司墨與墨奴在府內住了。

卻說黃生同著慕荊住於梓香里。到了次年，又值大比之年，遂商量欲往北京，納監入闈，兩人遂收拾北上。是科恰好遇是歐陽翰主試，遍行回避，不見外人，入闈去了。生到聞此消息，不勝悵悵，祇得援例捐監，易名李之華。三場已畢，仍同慕荊宿於客館。主卷乃歐陽生，看到黃生一卷，反復贊歎。暗想道：“看此卷文字、筆力，全似我友黃玉史，若非其人，安能有此？”又想到：“我友已經發配北軍，我既令人遍查蹤跡，保得無罪回家，已為萬幸，豈其到京，又能赴試？此必非其人也。我如今祇就卷取文，若是吾友，更為快意；如不是黃生，得了門人若此，亦不負我衡文巨眼矣。”遂將生卷拔取第一。

到了揭曉日期，眾位官員俱在公堂揭封謄榜。歐陽生先將元卷拆開一看，意中亦欲黃生高中。不期封拆起來，乃是李之華，內仍注著江南應天府籍。不是黃生，頗覺意中不豫。而榜上遍查，又無黃玠名字。

到了次日，同年俱來赴宴，解元乃居上座，歐陽亦在。那時細認，原來解元乃是黃生。生已知座司乃是歐陽，但於公堂，不敢說起舊話，祇得宴罷別去。歐陽生回去，即命家人去請李解元相見。

卻說李之華來見，說些闊別套頭，大家歡喜。歐陽生遂將場中取卷，即疑我友說了一遍，又將司墨與墨奴來投說了。生令之相見。而慕荊乃隨黃生同來，遂各相歡飲。乃命司墨、墨奴執壺，一齊飲到三更，方同慕荊辭去。生回寓所，以待會試場期。

卻說周尚書，自曾小姐親事不成之後，且見司墨奔逃，日夜著惱。一日，周公子自浙江歸，尚書將此事對公子說了。公子聞言亦不勝忿懣。又想求親於吳府，卻被綠筠再三拒絕。正在著急，忽見家人攜來京報，遞與尚書。尚書看了，公子亦在旁。祇見上面寫著：禮部具奏，遍選宮人一件。公子遂對尚書道：“吳家賤貨如許無狀，大人必將彼名字達於本府，填在冊中。”尚書依計而行。數日後，果然差官出來點選。查冊中姓字，便是吳綠筠列在第一，欽限五月初五，進京揀選。此事吳夫人與綠筠皆不知道。

那日正與一水尼姑在軒前說話，忽見一家人進來報知此事，大家嚇個魂飛天外。綠筠便哭起來，因對吳夫人道：“不知誰人下此毒手，孩兒決無赴選進京之理。”乃欲跳在庭外池中，尼姑攔住，乃免。吳夫人見綠筠這等激烈，亦哭起來，說道：“我兒休得造次，那有不從之理？我想了，不若用銀賂了差官，權送汝到京。汝父尚有同年故舊，託彼挽回，或念汝父，亦不可定。”綠筠見吳夫人如此說，想道：“我一時即死，不得與黃郎相會，彼亦何知我死乎！莫若依其進京，或能脫身，且有相聚之日；若不得脫，死不為晚，亦可甘心瞑目矣。”吳夫人乃一面命尼姑達於曾夫人，一面收拾進京。

那尼姑歸到白梅庵，將綠筠被選入宮，誓死不從，將身欲赴池而死，小尼從旁力救說了一遍，大家驚愕。曾夫人因道：“意外風波，不知何人弄鬼。未知何日起行，少不得要去送行。”尼姑一水應道：“行期定於三月十五，入宮限於五月初五。”雲娥暗想道：“綠筠為黃郎待字十年，祇望雙飛畫錦，並臂連床。孰意世路波瀾，終無著落。且黃郎一別，再易春秋，音耗久疏，死生未卜。可憐十載苦心，竟等落花流水。使黃郎異地而聞此信，益加怨痛，性命難知。則夫妻、姐妹永無聚首之期。興思及此，必定傷心。”夫人見雲娥下淚，因問何故。雲娥不便詳言，而愛月已知之，便道：“綠筠小姐父在，曾許配玉史黃公子，後以天涯闊絕，子母孤孀，不曾成對。而綠筠小姐奮志已堅，但以無人主成此事，尚是分開。且當日又無物作記，祇有在京翰林翁刑部備知情由。今日天各一方，信音久斷。吳夫人要將綠筠小姐改配周公子前經其不願，幾回辭了，纔不想及此事，故黃公子後與小姐私奔，而周家亦作難。但綠筠小姐矢志不隨他人。尚書大人與公子不乃相強，故於近日黃公子充軍起行，而綠筠小姐贈金致意。”許多情節，愛月皆對曾夫人說了一遍。正是：方喜同舟期共濟，不虞落水乃分攜。